

靈骨塔的風鈴

一、

每回來到這裡，她總會聽到一陣又一陣的風鈴聲，在風裡響個不停。

這是一座位在海濱的廟宇，主奉地藏王菩薩，在處理完父親的喪事之後的很多年，她才有機會上網查詢資料，赫然發現放置父親骨灰的靈骨塔，是依附在已經有二百年歷史的廟宇後方，這座廟宇的歷史可追溯到二百年前，創建於道光十四年，廟裡供奉的神祉除了地藏王菩薩之外，還有清水祖師、城隍爺、土地公與朱王爺等神明，但畢竟家裡沒有明確的信仰，她約略只是聽過這些神祉的名號，實際上，並不清楚這些神祉的職責與故事，只是私心盼望，這些神明能夠庇佑已逝的父親。

每年總會有二次，她或者是妹妹，偶爾還會加上母親，會來到這座有些偏僻的靈骨塔祭拜父親，她和妹妹雖然都有駕照，不知怎地，卻總是對開車有些莫名的恐懼，靈骨塔地處偏遠，交通運輸也不發達，公車每小時只有一班，何況下車的站牌距離靈骨塔還有約十分鐘的路程，海濱冬季颳起風來如刀割，夏日的艷陽烈毒不堪，沒車的窘境總讓母親忍不住發脾氣，責備姊妹倆不爭氣，連輛代步的汽車都沒有，後來為了減少母親的叨唸，姊妹倆私下商量好，只要是母親隨行，就花錢包下計程車代步，省得老被數落。

有幾年，她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正好寄居在濱海的小鎮附近，只要一得空，她便向同事借摩托車，一路迎著海風前去十幾公里外的靈骨塔，探視被裝在骨灰罈中的父親，那幾年，是她最常祭拜父親的時間，也總是怎麼也想不起父親的長相；這種感覺讓她很焦慮，也因為這樣的焦慮驅動著她，前往靈骨塔想要一見那張服貼在骨灰罈上的，父親的照片。

照片上的父親嚴肅且拘謹，保守嚴謹的老人並不愛拍照，她還記得那張照片的由來，是因為父親輾轉和中國老家的家人取得聯繫，守著老家數十年的童養妻子要求離家許久的父親寄去當年的照片，父親騎著摩托車在小鎮上東尋西找，她坐在後座幾次提醒父親錯過的多家照相館，父親總是搖搖頭沒停下車，直到天色都要昏暗了，父親才終於姍姍的停住摩托車，站在照相館前抽了一根又一根的香菸之後，極其緩慢地移動腳步往內走去。

她是長女，陪著父親走進照相館；那個年代的照相館，生意還很好，不似現在手機與數位相機流行後，幾乎就要沒落的行業，照相館裡燈光亮晃，一走進去便可見到各式各樣的大頭或全家照片，大大小小的尺寸都有，或裝在相框裡、或

直接貼在玻璃櫥窗上，男的女的小的老的，老闆站在櫃子前堆起笑臉，問著父親是否要拍照？父親僵硬的點了點頭，老闆連忙走出櫃檯指引著父親往內間走去，內間裡有著一張張開的白雨傘似的東西，父親在邁入內間之前，轉身來向她點頭示意，要她待在店裡的椅子上乖乖等候著。

那天不是甚麼特別的日子，之所以在記憶匣留下印記，是因為父親為了拍照，特別穿上了過年時才會上身的衣裳；家裡經濟狀況並不好，自從遠從南部遷居到中台灣之後，父親經營的豆腐工廠少了固定客戶，就只得依靠每日到傳統市場擺攤，還好眷村裡有一股特別的情義，那是眷村出身的人才能理解的感情，就這樣，豆腐攤也養活了一家大小好多年，直到父親再也沒力氣施作為止。

也因此，家裡對於穿著打扮也顯低調，恆常都是在菜市場裡打發終年的衣衫，父親體型壯碩，大多是一件汗衫、一條老兵褲就解決了日常穿搭，到市場時會換成長褲加件薄外套，但是每到過年時，父親就特別大方，會特別編列一筆全家新衣的開銷，讓一家人都有採購品質好一些、樣式花俏一點的新衣裳；母親每年到這個時候會特別開心，平日裡就是在菜場裡買些便宜的衣褲，套用現在流行的形容詞，母親正值「熟女」年齡，愛美自是不在話下，能有這樣的機會，她當然不會輕易放過。

佔著便宜的是三個女兒，當除夕傍晚父親從市場收攤返家，母親早已經興奮的將工廠中所有的器具清洗乾淨，家裡也早就大掃除完畢，從除夕到初五是父親規定的年假，在除夕前沒日沒夜地趕工做豆製加工品因應過年，到這一天終告結束，她和二個妹妹也會在母親的督促下，將家裡全都清掃乾淨，等候父親歸來，唯有如此，父親才會開心地將那筆購衣預算交給母親，再大方地讓母親帶著三個女孩兒趕赴市區，搶在衣攤吃年夜飯收攤前，選購美麗的過年新衣裳。

倒是父親的新衣裳早就已經先訂作了，父親身高超過一米八，體重破百公斤，尋常街上的衣攤沒有適穿的服飾，父親只得、也只相信眷村裡訂做衣服的師傅，早早在年前一個月，他就已經事先到店裡量好尺寸，就等著師傅空出時間裁縫；父親每年的新年服飾恆常都是一樣的，頂多只是在顏色做變化，加大版的中山裝一套、純棉的開襟上衣二件，另外再購置一頂俄羅斯雷鋒帽，和二雙黑色的手縫布鞋，這些東西在眷村裡就都可以採購完成。

除夕夜，依舊家裡的規矩，除了母親之外，全家得在天色黑下來之前就完成沐浴，母親依舊在廚房裡忙著張羅年夜菜，父親則是帶著她和二個妹妹祭拜祖先；她還記得那間濱海的小工廠結合住家的格局，大門是個已經無法關攏的破舊雙開木門，褪色的紅漆乍看之下很像乾涸的血漬，父親在木門上頭釘了二根短木樁，再用鐵絲纏成碗公大的線圈，出門時把木門拉攏、在木樁上套上鐵線圈，就是鎖

上門了，左右鄰居只要看到落漆紅木門套上線圈，大多就知道這家人出門去了。

除夕夜的祭拜很特別，至少她心裡一直是這麼覺得，父親會先交代她將木門拉攏套上鐵線圈，然後在已經關上大門的門口擺上一張小桌子，一瓶米酒、三只杯子、一柱馨香，和她見過的其他閩南人鄰居祭拜祖先時，桌上盛裝的三牲五果完全不同，然後父親會要三姊妹跟在身後，只見父親手持馨香、口中念念有詞，總要念了許久之後才將那一柱馨香插入米碗充當的香案，再開始燒起一大袋又一大袋的紙錢；每回她和妹妹總要燒到臉紅一片、煙灰竄個老高時，父親才會過來撥弄一下焚燒紙錢的桶子，讓她們有機會稍稍喘息一會兒。

在三個姊妹焚燒紙錢的同時，父親並沒有閒著，他會站在一旁叨念著：「…高家的列祖列宗，三個孩子燒紙錢給您們使用了，請笑納…子孫無能，沒能留下子嗣繼承，未來女個娃兒都是別人家的…」每回聽到這裡，她總是沒由來的想生氣，這些話並不陌生，打從她有記憶開始，這些話每年都能聽到，只是她很困惑，怎麼女兒就一定是別人家的？父親似乎認定沒有兒子這件事情，是他最愧對列祖列宗的作為，將來死後必定會遭到先祖們的譴責，但是，聽在她這個長女耳中，卻怎麼聽怎麼不是滋味，難道，自己就不是高家的孩子嗎？

這個祭拜過程有些冗長，父親每回總要買好幾大袋的紙錢孝敬祖先，等到好不容易終於將那些紙錢燒完，三個女孩兒身上頭上全是一片片灰白的殘敗的灰燼，此時年夜飯也準備的差不多了，但是父親還有個規矩，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須洗好澡、換上新衣裳才能上桌用餐，於是三個女孩兒又得輪流進到那間簡陋的浴室裡將自己沖洗乾淨；那是一間用波浪板加建出來的空間，小小不到一坪的範圍還包括了蹲式的廁所，一個平常用來盛裝自來水的大罈與一張小椅子，便就只餘下供一個人站立轉身的空間了，還好家裡的豆腐工廠有源源不絕的熱水供應，洗澡對三個女孩兒來說，還算是件開心的事情。

女孩兒洗完之後，輪到父親，最後才是母親；一家人洗完澡換上新衣裳全都入座之後，父親這才會開口允許全家動筷子；此時，外面仍熱鬧滾滾，鄰居的孩子們大多在三合院裡放鞭炮或是揮動著仙女棒，年夜飯的時間還要再晚些，動作慢點的家庭，甚至會看到仍在做最後的打掃清潔，男主人踩在高腳板凳上張貼春聯，或是已經氣急敗壞的媽媽們吼叫著孩子返家幫忙；這些畫面，都是在父親過世後，家裡不再依循著父親的年節模式，她才知道的。

家裡的年夜飯時間很長，從天色剛要放暗開始，要一直進行到午夜過後，父親習慣性的會將電視打開，觀看象徵熱鬧的各種節目，那時候電視台還沒如今多元，還是老三台的時代，會看到許多公司企業買下時段，在廣告時段中不斷播放著恭賀新喜的靜止畫面，一張接一張，像極了現代上課時使用的 PPT，配合著傳

統的咚咚鏘背景音樂和主播字正腔圓的聲音，然後是新聞，再過來是明星們穿著大紅大紫的服裝輪流上台唱歌，父親總是看得眉開眼笑，說這才是過年。

年夜菜在這段時間裡是不准徹桌的，父親堅持年夜飯要延續到大年初一，如此未來的一年才能錦衣玉食，年夜菜色雖說是母親準備的，事實上都是父親家鄉的外省菜色，從紅燒蹄膀、大白菜煨獅子頭、包含滷牛腱豆干香腸臘肉海蜇皮的五色冷盤、辣炒劍蝦、金華火腿芋薺雞湯、粉裹炸年糕……，每年菜色都差不多，就看當年的家裡經濟狀況，偶爾少了一二道菜色，父親還會面帶愧色的要她們三個姊妹多包涵。

年夜飯再好吃，也是會吃飽的，此時，母親會遵照著父親的指示，在主桌旁再打開一張小書桌，擺上花生瓜子各色糖果與水果等等，要孩子們邊看電視邊聊天也陪著父親喝酒，有幾年，母親主動嚷著說要玩撲克牌，父親心情好的時候也會下桌來陪著妻女玩二把，不識字的母親不知道從哪裡學來的一把好牌技，每回玩掙紅點總是能把大家的錢全贏光，當時她不懂事，心想若是贏了，加上壓歲錢可以去買自己喜愛好久的書和文具，所以總是跟著豪賭，不知道跟大人們玩牌想贏錢難上加難，總是熬不到午夜就將手上所有的壓歲錢都奉獻給母親了，氣得她記憶中的除夕總是悶悶不樂。

就是父親那樣的一套衣服，讓她對於父親前往拍照的事情印象深刻，父親那套衣服會從除夕穿到大年初五，然後洗淨收到箱子裡保存，遇到重要的事情才會翻出來，也因此長期和樟腦丸存放的關係，她覺得父親身上永遠都有一股樟腦味，揮之不去；那天拍照前，父親就交代母親翻出過年時的衣服，只見父親拿在手上用力的甩了幾下，瞬間房間裡滿是樟腦丸的氣味，她在隔壁的客廳裡寫作業，都可以聞到那股氣味慢慢隨著灰塵飄散到自己的鼻翼，然後緩緩地順著喉嚨竄入肺臟，嗆得她咳了好幾口氣。

那年過年，其實也是反常的，母親沒再興沖沖地趕在衣攤收拾前帶著她們三姊妹添購新衣，就連年夜飯，母親也是敲鍋摔碗的弄得廚房價天響，父親帶領著她們三姊妹，依舊遵循著習慣關上紅木門，燒起一袋又一袋的紙錢，口中依然念念有詞，只是這回多了些話，父親要她走到面前，叮囑著說：「不要忘了，你在大陸老家還有著大媽和大姊，一定要記住啊！」她點了點頭，其實並不太懂父親究竟是甚麼意思，大陸老家，雖然總聽父親提起，但是那真的是個遙不可及的地方啊，要怎麼和大媽與大姊相認呢？

面對母親的情緒，她沒想太多，自小她就與父親親近，和母親彷彿有道牆似地，怎麼也沒辦法像底下的妹妹一樣，可以和母親天南地北的聊天，她不喜歡母親的膚色，尤其不喜歡自己也遺傳了相同的膚色，她不喜歡班上的同學說她看起

來像山地人，雖然，母親的確就是山地人，但她總會大聲地辯解說自己是外省人，班上的同學面對她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，和無往不利的國語文競賽，只得把山地人三個字硬生生地吞下去，但是她知道，私底下同學還是山地人、山地人的叫著她。

但是母親的不悅延伸到年夜飯的餐桌上，一張撲克臉硬挺挺的擺著，她和妹妹們安安靜靜地吃著不如往年豐盛美味的飯菜，倒是父親一臉沒事樣的喝著高粱酒，看著電視裡的節目呵呵大笑，一、二個鐘頭時間過去，沒滋沒味的年夜飯終於告一段落，母親倒是開始落下大顆眼淚，這個動作踩到了父親的地雷，他忌諱在這種大日子裡有觸霉頭的事情發生，落淚哭泣就是其中一項，於是沉下了臉訓誡母親，母親抽抽噎噎地回著：「你居然有其他女人，居然不告訴我，我算甚麼？」然後就躲進了房間裡，一整晚沒再出來過。

她後來才知道，原來母親的個性也是暴烈的，隔日大年初一，母親趁著父親才剛躺下休息，把父親一身訂做的行頭全用剪刀剪了，然後收拾了包袱帶著小妹就搭車回部落去了，留下尚在睡眠中的她和大妹以及父親；直到下午，父親才將她和大妹從深沉的睡眠中搖醒，詢問著母親有無留下甚麼話轉告？渾沌中的她，完全不知道父親何來此問，只是搖著頭回答著：「媽媽？她不是在睡覺嗎？」後來，父親沉著臉不發一語地坐在客廳裡，長壽菸一根接著一根沒停過，直到天色將暗，才吩咐她將前一夜留下來的飯菜加熱，又是一頓無聲無息的晚餐。

就是因為父親那身行頭，所以才會讓她對於照相這件事情記得如此清晰，父親在過年前特意訂做的新衣，已經被暴怒的母親給一刀一刀毀了，那麼，父親穿去拍照的衣裳應該是前一年過年所留下的囉？她坐在照相館的椅子上，猛然就想起了這件事情，她開始翻閱腦海裡前一年過年的資料匣，這才肯定父親身上這套衣服的來源，父親此時正端坐在相館老闆的正對面，一張圓軟墊的旋轉椅上，只是那張小巧的有些可愛的椅子，趁著父親巨大的體型，顯得有些好笑和無稽，她悄悄的用手掩住了嘴角的笑意，唯恐被嚴肅的父親發現。

二、

誰也想不到，父親這張二吋的大頭照，後來不僅寄去了大陸，後來也成為遺照。

也不過幾年的時間，她從高中畢業，大學聯考失利，沒能考上父親心目中理想的學校，事實上，她心裡也很清楚，若是真的考上了，家裡也沒能力供她讀書，想上大學，除非自己半工半讀，逐漸老邁的父親已經撐不起豆腐工廠，母親也因此離家到外地工作，底下還有二個妹妹嗷嗷待哺，就是因為這種種因素，大學聯考時她並不上心，聯考時她書包裡帶的是當時最瘋迷少女們的「尼羅河女兒」和

「千面女郎」連載漫畫。

果不其然，聯考名單放榜，父親一貫地沉著臉問她將來打算怎麼辦？她抬起臉對著高出她一個頭的父親很果決的回答：找工作；那個濱海的小鎮，附近有個不小的工業區，那個工業區她一點兒都不陌生，事實上，高中三年的暑假，她都和妹妹在那裏面打工賺取學費，在那個年代那個小小的濱海農村裡，工業區養活了不少家庭，就連鄰居許多婆婆媽媽們，若不是在家裡做手工加工，就是到工業區裡去當作業員，那個時代，工業區還有大量的工人需求，不怕找不到工作。

父親沉默了許久，對於她做出的決定沒說甚麼，母親早在幾年前外出工作，家裡就只有父親和她是大人了，但很明顯父親對於她的決定不表認同，只是，父親已經沉默慣了，即便不同意，也沒再多說甚麼，這場交談就這麼無疾而終；幾天後，她還在幾家工廠間面試，父親突然就向她提起，透過村裡一個交情還不錯的老兵，輾轉得知附近的小學正在招募暑假的代課老師，嚴格說起來，那還不算是真的代課老師，僅是暑假期間幾所小學需要因應田徑比賽的教練助理罷了，教練都是由小學裡的體育老師擔任，助理不過就是比教練早到訓練地，帶領孩子先進行體能訓練等尋常暖身工作，再協助幫忙善後訓練結束之後的器材整理。

雖說是個不怎麼樣的好工作，事實上甚至沒有薪水，只有微薄的津貼，父親還是希望她能夠去擔任這個助理職務，父親心裡的盤算，是希望或許藉著這個機會可以被引薦進入小學代課，當年的小學代課教師只需要具有高中學歷；她聽完父親的分析後也沒表示意見，只答應會在練訓開始後到現場去看一看，到時候再來決定是否要去？但她並沒有停下手邊的應徵工作，還是繼續在不同的工廠間找尋自己的未來。

隔了一周，她還在等待幾間屬意的工廠通知，猛然想起對父親的承諾，於是在大太陽底下，跨上伴她讀完國高中六年的腳踏車，一踩一踩地前往約莫二公里外的田徑訓練場，看一看那個父親口中的教練助理究竟在做些甚麼？遠遠地，她就見到了偌大的操場上，一群大約是四、五年級的臭小孩兒正齊聚在司令台前，司令台上站著五、六位教練似的男老師，正威嚴地對著這群臭小孩兒們訓話；她悄聲地靠近司令台，想聽看看這些威嚴的男教練們在說些甚麼，不意卻引發了注意，一夥人全將目光往她身上聚來，亮晃晃的太陽下，她甚至看不清楚是誰發出了問題：有事嗎？她連忙揮揮手，說自己只是好奇靠過來看看而已。

那些狀似嚴肅的男人們，原來是濱海幾所小學的體育老師，在暑假時期為了縣級的比賽而聚集，一方面可以賺暑訓津貼，一方面也可以靠著成績為升等考試累積積分，這些都是她之後加入教練團才得知的；但在當下，她只害怕的想趕快離開操場，從小到大，她最怕的就是老師，成績不好會挨打、團體成績也會挨罰，

最令她恐懼的是初入小學時，那個不給她座位、總喊她「山地小孩」的女老師，那像一個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，也因此讓她對於「老師」這個身分充滿了畏懼。

跨上嘎拉作響的老腳踏車，豔陽下最好的去處應該是回家，但是，當時家裡的氣氛總是沉悶，母親離家到外地工作，父親守著一工廠的豆腐工具卻無力發動，她和二個妹妹待在家裡總是躡手躡腳，唯恐一個不小心就踩到了父親的地雷，發起脾氣的父親很恐怖，沒了母親當屏障，身為長女的她首當其衝，總是得承擔起父親所有的情緒，時間久了，她也開始變得不愛回家；腳踏車踩著踩著，她發現自己正往海邊的方向，這座濱海小鎮距離真正的海岸線並不遠，腳踏車踩個半個小時，就可以抵達偌大的海灘，只是這段海岸線都屬於海巡戍守的範圍，很容易遭到盡職的海巡阿兵哥驅趕，以前，她和同學都是挑天色昏暗的時分偷偷摸進去，現在日正當頭，不曉得那些討厭的阿兵哥會不會放她一馬？

揮著汗水，她繼續在烈陽下努力踩踏，想起和父親前幾日發生的口角，自小，她就在父親的教養下養成寫日記的習慣，父親家學淵源，對孩子的教養自然不馬虎，雖說因為戰爭輾轉流離到這個島嶼，但是，並沒有因此而忽略了對孩子的國學要求，她還記得，打從開始會拿筆，父親就一筆一畫的交著自己寫字，與其說學校是上學的地方，父親倒更像是真正的啟蒙老師。

寫日記的習慣不易養成，尤其每天的生活大同小異，寫來寫去不就是那些人事物，但是她天生就細膩敏感，父親開啟了她寫日記，她自己則延續了生活上的觀察與心情紀錄，也因此她筆下的日記每天都有新的發現，但這都是十六、七歲的少女成長囈語，尤其是上了高中之後，女孩兒心中有些小小的、莫名的情愫茲深萌芽，這些都被她細細地記錄在日記本裡。

她不知道父親究竟多久以前就開始偷看自己的日記，至少，她從來不曾懷疑過，倒是對於小自己二歲的妹妹非常防備，不只一次妹妹對父親告狀，說他在學校裡喜歡的男生，她是個害羞沒自信的女孩兒，小時候被同儕排擠的印象迄今依然鮮明，她不敢也不會輕易將心裡想的事情說出口，何況是喜歡男生這種事情，因此這些事情一向只寫在日記本裡，也更確認了妹妹會偷看自己的日記，她卻從沒想過，原來父親也會偷看自己的日記。

那天，她從某家加工區的工廠面試回到家，全身汗涔涔黏膩的不舒服，停好腳踏車，她正想拿換洗衣服衝進浴室裡痛快的淋個冷水澡，卻沒想到見到父親寒著一張臉坐在客廳裡，她直覺地以為應該是父親又在埋怨母親久不回家，卻不意看見父親手中正攤著自己的日記本，原本渾身大汗的她，頓時彷彿掉入五呎冰淵。

沒等父親開口出聲，她就尖聲喊了出來：「為什麼要偷看我的日記？」她衝上前去，一把想要搶過父親手中的紫色日記本，那是她最愛的顏色。

父親動作比她更快，一隻健壯的胳膊就擋在她眼前，無論怎麼使盡了力氣，就是越不過那道藩籬，紫色的日記本在她眼前晃動，就是觸不到。

「你還有臉嗎？一個女孩子，日記裡面愛呀愛的，你寫著不害臊，我看著都臉紅了，我是這麼教你的？」父親威嚴厚重的聲音，冷冷地傳到她的耳裡。

「我只是寫在日記裡，又沒有跟那個男生說，你為什麼要偷看我的日記？」被父親這麼質疑，她更憤怒了，像是一道不可說的秘密突然被戳破那麼的不堪。

「都這樣想了，跟做了就差不多了，難怪你大學考不上，心裡想的都是這些髒東西。」父親的胳膊依舊橫亙在他們之間，像極了透明的玻璃，阻隔著父女二人。

「大學考上又怎樣？你也沒錢供我讀，我還不是要自己去賺學費，不如早點去工作算了！」父親臉上的表情愈發冰寒了，無法供應孩子讀書，一直以來都是他心底的痛點，被女兒這麼毫不遮掩地說出口，他幾乎要無法承受。

「我至少把你養這麼大了，想讀書本來就要自己努力，考不上就是考不上，別把責任都推給別人。」父親臉色愈冷寒，出口的話也就愈苛薄，她聽著父親指責自己的不用功，加上日記被偷窺的憤怒，腦袋也失去了對父親的敬重了。

「現在是媽在養我們，你的錢都偷偷寄回去大陸了，你根本就只想回大陸去，把我的日記還給我！」自從幾年前家裡收到輾轉從美國寄來的信，父親在中國老家早有個家庭的事情，就變成大家不能說的秘密，尤其是母親，為此不知道離家出走了多少回。

父親睜著渾圓的怒眼，瞪視著眼前這個最疼愛的大女兒，不能想像她會對自己說出這般忤逆的話語，尤其是波及到大陸老家，這讓他更怒不可遏，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了，他揮起手掌想要賞給女兒一個巴掌，卻是只將日記丟在地上，「你和你媽一樣，全都是不講理的番婆子！」重重甩上房間門，也重重地在女兒心裡埋下了一顆隱形炸彈。

甩了甩頭，她被毒辣的陽光曬得有些發昏了，父親最後那句話，一直讓女孩兒很不諒解，從小，她就被教導並強調自己的外省人身份，但是那身黝黑的皮膚和大大的眼睛，總是能讓人一眼就猜到她有山地人的血統，父親不只的一次教她，

遇到這種疑問，就開口說話，然後反問別人國語有自己標準嗎？這種方式的確屢試不爽，很多同學就被她那一口標準的國語給唬住了；但是也有不相信的同學存心挑釁：「你爸爸是外省人，媽媽還是山地人啊！」。

同學的挑釁一點兒也沒錯，她的確就是外省和山地人的混血，說難聽一點，就是那些嘴巴不乾淨的同學嘴裡的「雜種」，為了這句「雜種」，她和媽媽極不親近，直覺認定從小到大的屈辱，全都是因為自己有一個山地人媽媽造成的，若是她的母親不是山地人，自己一定不會在這種難堪的情境下長大，說不定還會像眷村裡其他的孩子一樣，憑著一口流利的國語在學校走路都有風，這一切，都是媽媽的緣故。

但是，為什麼父親也這樣瞧不起自己呢？再怎麼說，自己一向是站在父親那邊的啊，她和父親一樣，認為母親是山地人所以不會讀書，認為母親是山地人所以皮膚黑難看，認為母親是山地人所以沒見過世面帶不出門，認為母親不會賺錢所以小家子氣；這些，自己都和父親持相同的看法，怎麼父親竟也把自己和母親視為同樣的人？同樣是山地人？番婆子？

何況，偷看日記是父親有錯在先，那些日記本裡，記載著她滿滿的少女心事，隔壁班的男孩她已經喜歡好久了，不過，她知道自己不漂亮、皮膚黑，不是討人喜歡的外型，但是靠著父親從小的培養，在國語文競賽上表現突出，打從國小開始，校內外的國語文競賽她無役不與、無往不利，也唯有透過這種方式，才能吸引隔壁班那男孩的目光。

那男孩和她一樣，擔任班上的學藝股長，學藝股長大概是僅次於班長和風紀股長繁忙的幹部了，每回教務處宣布學藝股長集合的時候，男孩就排在她前方，這是她可以肆無忌憚凝視男孩的時光，也因此她愛極了教務處的廣播，每回當學校廣播的前奏音響響起時，她就期盼是教務處所發出的廣播，如此一來，她就可以偷到一點點、專屬自己和那男孩的秘密時光。

但，畢竟她是沒膽量的，明明這麼喜歡一個人，卻怎麼也沒辦法鼓起勇氣向那男孩表明心意，直到某一次輾轉透過同班同學閒聊的八卦，才知道男孩已經有了喜歡的人，這讓她難過了好一陣子，教務處廣播的集合時間成了折磨，害怕又期待的心情深深地折磨著一個十七歲的少女；這些都寫在心愛的日記裡，她沒有人也不敢和任何人分享，只能在深夜時分，拿起筆一筆一劃地刻下暗戀的苦楚。

這些，父親哪裡會懂得呢？

父親和母親雖說是夫妻，但自己再怎麼不懂世事，也知道父母的年紀差距甚

大，小時候她總會聽到那些叔叔伯伯們不懷好意的提醒著父親，說甚麼要看緊一點、不能讓女人身上有錢、別讓女人常回娘家…，彷彿母親隨時都會跑掉一般，得好好的看守著，父親忙著家裡的工廠，就把這個責任交到她身上，要自己寸步不離地盯著母親，母親走到哪裡？跟誰說過話？都得要詳細記下來，等到一天結束，母親拿起換洗衣物到浴室的時候，父親便會向她招招手，要她報告母親一整天的行程。

她像父親的小小情報員，一如當時最流行的長江七號，為國家蒐集情資，那些暗號、密語和小紙條，她愛極了，她感受到自己身上有一種使命感，一如長江七號護衛著自己的國家般，她也正護衛著自己的小小家庭；何況，父親三不五時還會給予小獎勵，也許是一支冰棒、一包沾滿色素的酸梅乾，父親心情最好時，還會賞她幾塊錢，讓她可以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。

她和父親形成的情報小團隊維持好長一段時間，直到有一次她見到妹妹也有相同的零食和零用錢時，這才知道父親賄賂的對象，早已將妹妹也含括進來，這個小小的情報組織裡，有著她所不知道的其他人存在；但無論怎麼說，自己也還是和父親統一戰線的，自己這麼的傾倒父親一方，父親怎麼可以這麼輕易地，就把自己歸類和母親同一類呢？

三、

她和父親的和解，來得很突然。一如父親的離世，也很突然。

誰也沒有想到，後來女孩竟然和教練團裡的某位老師談起戀愛，而且進展神速，快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；女孩自己事後回想，真的是因為自己愛極了這個男人？還是因為，太想脫離那個讓她窒息的家庭緣故？

那年為期二個月的暑假，後來徹徹底底地改變了女孩的人生。

工業區的作業員雖說收入穩定，但對於女孩來說，總是覺得自己高中畢業，卻進到一個暗無天日的工廠裡，重複做著機械性的工作，似乎有些委屈了，還況女孩還懷抱著大學夢，期盼能在不遠的將來重新回到校園拿起書本，一如瓊瑤小說裡的那些清新脫俗的女大學生一般，發展出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。

幸好父親也不贊成女孩到工廠裡做女工，堅持要她去跟著那群田徑教練團的小學老師們，試著爭取到學校當代課老師的機會；隔天，她再度騎著腳踏車來到那座操場，同樣是幾個壯碩的體育老師，和一群渾身汗臭的小學生們，當時，她們正在在司令台旁的陰影下，喝著由民意代表送來的冰鎮綠豆湯。

只是這次，她不再手足無措，因為在操場上的，還有另外一位老師，他是女孩家房子的所有人，簡單來說就是房東，同時也是女孩在國中時期的英文補習老師，房東對著幾位年輕的體育老師們介紹女孩，要體育老師們就把女孩當作助教使用，也希望大家有機會能將女孩引介到學校去，當個短期的代課老師；那個年代，鄉下孩子還很多，偏鄉卻沒有老師肯前往，加上當時的生育率還不算低，總有些學校會遇上幾個因女老師生產而短暫出缺的名額，鄉下的學校總是與當地居民關係深厚，靠各種關說進到學校代課、當工友的例子屢見不爽。

就這樣，女孩混進了這個每年寒暑假才會成軍的田徑教練團。每日下午到傍晚的時間，和教練團與小學五、六年級的學生，齊聚在標準四百公尺的操場上，為了二個月後即將舉行的縣級運動會做訓練；通常的情況是這樣的：下午一點半，她和選手先到達操場，做一些暖身的動作，以及基本的動作操練，這個時間大約要半個小時，二點左右，就會有教練團的老師陸續抵達，然後由教練接手進行田徑技巧與體能的訓練，她此時大多就是在一旁做些紀錄，將每位選手的狀況做登錄，作為此後每一日訓練內容的參考依據。

到了大約三點左右，會做第一次的休息，教練團背後所屬的學校、或是公所或是村長，會在這個時候送來解渴鎮熱的冰飲，不外都是綠豆湯、仙草冰之類的點心，表面上是慰勞選手，實際上是安撫暑假還不得閒的老師們；休息二十分鐘之後，訓練會繼續進行，但隨著體力的消耗，小選手們的表現也會愈來愈差，此時就會聽見這些極具權威的教練團扯著喉嚨大喊「給我跑快一點！」、「這樣還想比賽？在做夢嗎！」、「沒跑到標準不準停」，嘶喊、哭泣、哨聲種種聲音在操場上來回激盪著。

一般來說，訓練會進行直到五點，教練團裡的老師，若是有家室大多會先離開，能陪著選手直到最後的通常只剩一、二位，而女孩是一定得留到最後的人，因為她還得帶著選手做完收操和清理垃圾等等；久了之後，女孩也發現到，通常留到最後的那位教練總是同一位，而能留到最後的大約也是因為沒有家庭的緣故，女孩和這位總是留到最後的教練愈走愈近，也愈聊愈多，慢慢地，竟也發展出情愫了。

意外地，女孩得知這位教練竟也是山地人，就和自己的母親一般；這個發現讓她心裡著實有些憂慮，一方面她自小努力隱藏否認的血統，讓女孩有些不知該如何面對有著同樣身分的另一人，另一方面，她也擔心父親會反對他們的交往；其實女孩年紀還小，也不過十八歲而已，不太需要擔心到婚嫁的問題，真正讓她開始思考父親是否會接受對方的問題，原來是因為這位教練足足大出女孩八歲，正被家裡催促著結婚生子，嫁做人妻這個念頭第一次在女孩的心裡萌芽，或許，這男人就是自己命中的丈夫？